



# 女子戏班

胡绍祥◎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 女子戏班

胡绍祥◎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子戏班 / 胡绍祥著. —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 
2007.8  
ISBN 978-7-5039-3371-4

I.女… II.胡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6799 号

## 女子戏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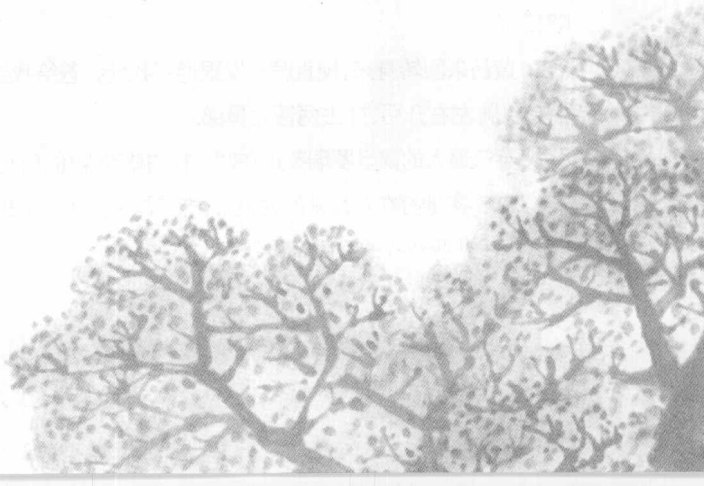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 胡绍祥  
责任编辑 李世跃  
责任校对 李惠琴  
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 
版式设计 刘宝华  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 
网 址 [www.whyscbs.com](http://www.whyscbs.com)  
电子邮箱 [whysbooks@263.net](mailto:whysbooks@263.net)  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  
(010)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 
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8  
字 数 400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371-4 / I · 1573  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

大意内容在说一个古时候的... (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low contrast and blurring.)

[女子戏班] 第一章





江南古城，一条大江翻滚着混浊波浪绕城而过，圈出一片片灰瓦白墙、错落有致的院落。大江分出一条支汊，蜿蜒入城，在片片院落中间汪出一滩碧绿池塘。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，正是三月春光洒地，百花随风竞开之际，小桥下，池塘边，景宏戏班的一群姑娘正在练功，踢腿、劈叉、舞枪、弄剑，如花中蝶，雨中燕，粉腮挂香汗，早把围观的人看得喉咙发痒，禁不住大声叫起好来。自从景宏戏班来到这座古城之后，这里就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只要姑娘们出来练功，就会自动聚集不少人驻足观看。

小旦高小菊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，水绿绸练功服勾勒出线条优美的修长身材，柳叶眉、丹凤眼、高鼻梁、樱桃嘴、长鹅颈，更是把少女的美丽张扬到极致。在众人的叫好声中，她连做十几个小翻。没容她收功换气，早有一人冲过来，面对小菊俊俏的脸庞嘿嘿傻笑道：“好看，真好看！”

高小菊大吃一惊，不由倒退两步，气愤地质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此人咧嘴笑道：“我想要你做我的媳妇，你说我是谁？”

旁边的人闻言哄笑，有认得的人不由打趣道：“黄昌来，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做梦去吧！”

黄昌来回转身来，梗直脖子发狠道：“我让我爸给我娶漂亮媳妇，你们谁也管不着！”说着，抬起胳膊左右开弓，抹去两管大鼻涕。

英气逼人的武旦罗瑞英正在耍一杆白蜡花梨枪，听见黄昌来的话，花梨枪随着话音扫了过来，结实实地打在黄昌来的屁股上，把黄昌来打了一个趔趄。他捂着屁股转过身，委屈地喊道：“谁打我的屁股？我的屁股招谁了？”

罗瑞英提枪顶住黄昌来的心窝：“滚！再敢胡说，我就穿你个透心凉！”

黄昌来看看枪头，忽然咧嘴笑道：“你不敢，我爸说杀人要偿命！”

罗瑞英冷冷一笑，对着高小菊喊了声“小菊，接枪！”白蜡花梨枪随着话音划出一道弧线，落到高小菊的手里。

黄昌来拍手笑道：“小菊，你真棒，我喜欢你，我要你做我的老婆！”

罗瑞英没容他再说下去，飞起一脚，踢在黄昌来的肚子上。黄昌来倒退几步，跌进池塘，溅起一片笑声。

“收工！”罗瑞英喊了一声，带着十几个姑娘离开了池塘边的空地。高小菊不安地望了眼正从池塘里爬上来的黄昌来，悄声问罗瑞英：“瑞英姐，他不会找戏班的麻烦吧？”

罗瑞英宽慰道：“他敢？今天他是遇见了我，要是世昌哥知道他的未婚妻被人欺负，非要那个狗东西的半条命不可！”

高小菊听到罗瑞英提起世昌，连忙说道：“别跟世昌哥说，他的眼里可揉不进半粒沙子。”

罗瑞英笑道：“知道啦！到目前为止，有我给你做保镖就足够了，还不需要世昌哥出马。”

景宏戏班落脚在马家祠堂，进了大门便是十丈深的院落，正房供着马家的列祖列宗，花格门上插着一把大锁，属于外人的禁地。戏班租住的是东西房，还有正房西侧的偏院。东房三间是戏班男人们住，西房三间归戏班女人住，而偏院的大北房是戏班班主郑浩华和他妻子李秋云住。此刻，郑浩华正在接待泰和戏班的班主黄易廷。

李秋云沏了杯茶，端给黄易廷，笑吟吟地说：“黄老板请吃茶。”

黄易廷欠欠身子表过谢意。他是武生出身，年轻时当过泼皮，经常和一群游手好闲之辈聚集街头，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如今年过五旬，浑身干瘦，一把山羊胡子托着一张似乎被风干的脸，若不是挂在鼻梁两侧的三角眼放出贼光来，在他蜡黄的面皮上找不到活人特征。他是不请自来，寒暄过后，便单刀直入，亮出了他的底牌：“郑老板，黄某想出二百块大洋买下景宏的场子，不知郑老板能否给黄某这个面子？”

郑浩华愕然道：“让景宏提前撤场子？黄老板，我没有听错吧？”郑浩华从岳父李景宏手中接过景宏戏班已有二十年，走遍江南大城小镇，留下江南第一戏班的美誉，敢当面叫板的戏班遇到过几个，但还没有谁如此不讲情面，直接请他提前撤场子走人。戏班靠的是实力，讲的是信誉，摆场子的时候说好演半年，就得演半年，提前撤场子，等于是往自己头上浇粪，走到哪儿都会臭到哪儿。

李秋云也大吃一惊：“黄老板，这种事情我们景宏是做不出来的。”

黄易廷捋着山羊胡子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景宏做不出来，泰和可以帮一把嘛。风水轮流转，财





神到我家。景宏在这个场子已经演了不少日子，银子没少赚。泰和苦撑了个把月，你再也不撤场子，泰和不仅银子赚不到，还会沦为笑柄。肉你吃了，给我留口汤喝，还算公平吧？”他说完端起茶杯。李秋云连忙说道：“场子的事情等于没说，和气生财嘛。”

“我今天来，说的就是场子，怎么等于没说呢？”黄易廷重重地放下茶杯。“请郑老板给黄某个面子，拿二百块大洋离开此地。”

郑浩华两道剑眉拧成了一个疙瘩，目光像剑一样刺在黄易廷的脸上：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”

“郑老板，你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黄易廷脸一沉，不客气地说。

“黄老板，您不要生气，想喝酒的话，我们给您摆一桌。”李秋云抹上了稀泥。

“一桌少了点，只要郑老板给我个面子，我摆十桌答谢！”

“黄老板，你也算是老江湖了，难道不懂江湖上的规矩？”郑浩华说着站了起来。

黄易廷向后仰了仰身子，两眼直视郑浩华，挑战似地说：“黄某不才，正好懂得一点点儿。”

郑浩华一把揪起黄易廷：“既然你懂得江湖规矩，就不该来我这里抢场子！想骑在我头上拉屎，你还没长这个腚眼儿！”

李秋云担心郑浩华的火爆脾气上来，把黄易廷扔出去，急忙拽了郑浩华一把：“浩华，有事说事，黄老板懂规矩。”

“你懂规矩，我们就按规矩来办！”郑浩华稍稍用力，将黄易廷结结实实推到椅子上。

黄易廷掸掸胸前的衣服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既然郑老板不肯撤场子，我们就斗一斗！”

“斗？斗什么？”

“斗戏！”

郑浩华怔了一下，随即放声大笑。

“郑老板，斗戏非儿戏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你不自量力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我在侯爷府大街南北戏台上设场子，不是一直在斗吗？观众要是捧泰和的场子，你还会来这里求我撤场子吗？”

“郑老板，设场子和斗戏不能相提并论吧？”

李秋云插嘴道：“不能相提并论咱就不论，您演您的，我们演我们的，咱们是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支。”

黄易廷抬起左手拦道：“嫂夫人，恕我直言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戏词里有这句话，你该知道的。”

郑浩华冷笑道：“一山不容二虎？泰和不过是无名鼠辈，也配称虎？”

黄易廷回敬道：“是，泰和不配称虎，泰和在景宏面前最多算只老鼠。但我要提醒郑老板，大

象虽大，可就是斗不过老鼠。”

郑浩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：“好，找中人立字据，我跟你斗！”

黄易廷也站了起来：“那我就等着收你的场子了！”说完他抬脚就往外走。

李秋云追了上去：“哎，黄老板！您不要走啊，我炒几个菜，您跟浩华再好好谈谈嘛！”

郑浩华喝道：“别叫他，让他滚！”

李秋云回过头来说：“浩华，江湖险恶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泰和明明不是景宏的对手，他还敢来挑战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我把他追回来，搞清楚他哪儿来的贼胆，也好对付他。”

郑浩华挥挥手，李秋云追了出去。

高小菊和姑娘们走到马家祠堂门口时，正碰见从里面出来的黄易廷。姑娘们站下给他让路，黄易廷扫了一眼姑娘们，下了台阶没走几步，突然被傻儿子黄昌来拦住。原来黄昌来从池塘里爬上来之后，一直尾随着姑娘们。他相中了高小菊，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无所畏惧。

“儿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黄易廷问道。

“我在看我媳妇。爸，你要把我媳妇娶过来。”黄昌来伸长脖子望着高小菊的背影说。

“你媳妇？谁是你媳妇？”

“小菊，就是她！”黄昌来指着台阶上的高小菊喊道。

黄昌来这一喊，让罗瑞英火冒三丈，她回身就要去教训黄昌来，被高小菊拉住：“瑞英姐，算了，他是个傻子，别理他。”

黄昌来一脸兴奋，指着高小菊问父亲：“爸，你看我媳妇漂亮不？”

黄易廷点点头：“儿子，你的眼光不差，是挺俊俏的。”黄昌来受到鼓励，声音又放大了许多：“我要小菊，我要小菊当我媳妇！”

李秋云正好从门里出来，她皱起了眉头：“黄公子，这里没有你的媳妇，你找错地方了。”

黄昌来一听就急了：“有，小菊就是我媳妇！”

李秋云厉声道：“胡说！她是我干女儿，也是我儿子世昌的未婚妻！”

黄易廷微微一笑说：“未婚妻？就是说还没过门。拜托嫂夫人好好照顾她，等我斗赢了戏，就把她接过来。我儿子看上的姑娘，一定要当我的儿媳妇！”

高小菊是李秋云的心肝，黄易廷如此恬不知耻，不由骂道：“你妄想！谁抢我的小菊，我跟他拼命！”

黄易廷冷笑道：“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！儿子，走！”

黄昌来跳起脚来不依不饶：“我要看我媳妇！”

黄易廷攥住黄昌来的胳膊：“等我给你娶进门，让你天天守着看！”







黄昌来伸出右手食指：“你说话得算数，拉钩！”

黄易廷一手和儿子拉着钩，一手搂着儿子的肩膀走了。

## 二

郑浩华正在房间里踱步。黄易廷求他撤场子，他还能理解，所提斗戏一说，在他看来就十分可笑了。景宏戏班有三大台柱子——江南第一武生郑世昌；花武旦色艺双绝的彩云；生旦扮相俱佳，人称小周瑜的白长起。戏班走到哪儿都是挡不住的火爆。观众爱看景宏的戏，自然就冷落其他戏班，通常情况下，只要景宏在哪儿扎下场子，公布了演出档期，其他戏班或悄悄离去，或歇戏放假，等景宏走了再拉场子，否则只能自讨没趣。泰和戏班来了一个多月，在侯爷府大街南戏台设场子，天天晚上开锣唱戏，观众稀稀拉拉，不过是仨瓜俩枣的事，本该卷铺盖走人，黄易廷却不知搭错了哪根筋，居然跑来叫板。泰和没名儿，难道想壮烈一把，靠输给景宏来扬名立腕？这太不合常理，因为斗戏的结果是你死我活，斗输的一方必须解散戏班。

李秋云从外面回来，郑浩华问道：“姓黄的走了？”

李秋云点点头，不安地说：“浩华，我看姓黄的没安好心，你千万不能答应同他斗戏。”

“他不安好心我就怕他不成？笑话！”郑浩华余怒未息。

“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像是胸有成竹，稳操胜券！”李秋云有些担忧。

“他那是虚张声势，玩的是流氓把戏。就他那个文齐武不齐的泰和班，还想跟我斗戏？找死！他想死，我拦他干吗？”

“浩华，人家没想死，还想着给傻儿子娶媳妇呢。”

“姓黄的吃错了药，让他做梦去吧！”

“他那个傻儿子看上咱的小菊了，刚才在院门口，姓黄的说等斗完了戏就把小菊给接走，给他傻儿子当媳妇。”李秋云把黄易廷的梦说了出来。

“他真这么说？”郑浩华有些吃惊，有些不相信。

“是，一本正经，志在必得。”李秋云点点头说，“浩华，姓黄的不是个傻瓜，他敢拿鸡蛋撞石头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玄机。”

郑浩华不由思索起来。片刻之后，他吩咐李秋云道：“叫世昌他们几个过来商量一下。”

“跟世昌说姓黄的惦记小菊的事吗？”李秋云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问。

郑浩华一挑眉毛说：“没影儿的事，说它干吗？”

黄易廷让儿子先回家，自己拐到百家乐赌场来找左老板。两天前，他被左老板的手下请来，

左老板说要帮他赶走景宏戏班。黄易廷本是泼皮出身，被左老板点中了兴奋神经，自然是喜出望外。左老板如此这般地交了他一番，向他保证，只要泰和敢和景宏斗戏，景宏就必输无疑。左老板的保证和他的判断正好相反，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讲，泰和与景宏都不可同日而语。他不知道左老板手里握着什么制胜法宝，他敢向郑浩华挑战，惟一的底牌就是左老板的承诺。可左老板的承诺只是上下嘴唇一碰，而且说出的话早已消失在空气中，他押上的可是泰和戏班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他后半生的全部。离开马家祠堂，他就百爪挠心了。他需要从左老板这里得到比口头承诺更实在的东西。

左老板五十岁上下的年纪，脸上坑坑洼洼，大背头梳得一丝不乱，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逼人气势。黄易廷进来时，他正坐在八仙桌旁捏着水烟袋吧嗒，示意黄廷易坐下后问：“下战表了？”

黄易廷欠欠身子：“照您的吩咐，下了！”

“郑浩华应战了？”

“应战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左老板放下水烟袋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，漱了漱口，将水吐到地上：“覆水难收，他郑浩华完了！跟我犯横，我让他家破人亡！”

“左叔，现在您可以告诉我了吧，怎么才能斗败姓郑的？”黄易廷想急于揭开谜底。

“黄老板，天机不可泄！”左老板又拿起了水烟袋：“该你知道的时候，左某一定让你知道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该我知道呢？不瞒您说，我心里是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。”

“把吊桶换成秤砣，踏踏实实的，这点小事算个屁！”

“左叔，往后我可全靠您罩着了！万一斗输了，您可得给我碗饭吃。”

“输是不可能的！”左老板断然说道，接着语锋一转：“黄老板拿下场子后，左某还要仰仗黄老板的施舍呢。”

“孝敬您是应当的！斗戏赢的钱我一分不要，全给您。等拿下场子，收多少保护费，您说了算。”

“演出收入按四六分帐，我拿小，你拿大，你看如何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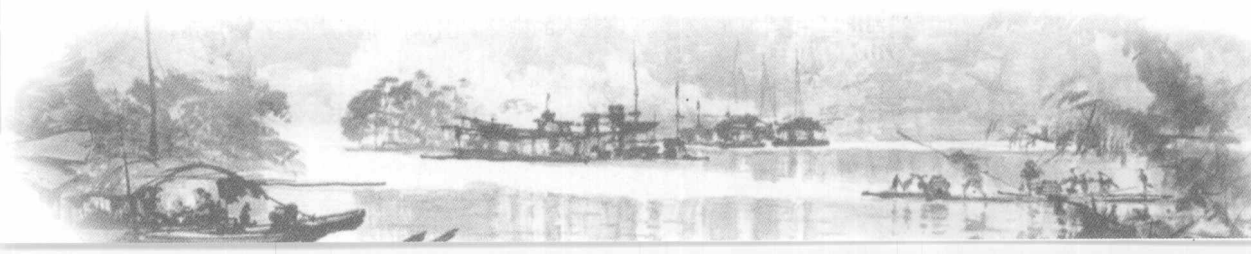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还是这句话，您说了算！”

“那就趁热打铁，把斗戏契约签了，让郑浩华无路可退。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去请师爷！”

“请江北第一中学的刘敬儒先生，他虽然古板，但很公正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。”

“明白！”黄易廷起身告辞。





郑浩华把黄易廷来戏班的事讲了一遍，首先问儿子郑世昌：“世昌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蹊跷！”郑世昌皱起眉头回答父亲。他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两道剑眉，一脸刚毅，举手投足间便挥洒出稳健英武，他的为人也如他所扮演的角色一样，刚直不阿，嫉恶如仇，充满正义感。他和父亲的最大不同是，遇事喜欢思考，而不只是冲动。

“长起，你说呢？”郑浩华接着问。

“我说他是老鼠给猫捋胡子，找死！”白长起干脆地说道。他是郑世昌的大师弟，五岁就进了戏班，天生就是块演戏的料，先学小生，后攻小旦，将生旦两行学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加上他长相俊朗，风度翩翩，只要登台亮相，无不满堂喝彩。

“彩云，你认为呢？”郑浩华问彩云。

“我想听师傅和师母的意思，不管二老如何决定，我都会去照办的。”彩云望了眼李秋云说。她是郑世昌的大师妹，小世昌两岁，她长着一张鹅蛋形的脸，眼里汪着一湖秋水，腮边挂着两片桃红，长睫毛好像蝶翅般忽闪，是闭月羞花的古典美人。

“现在还没有决定，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怎么对付姓黄的。”李秋云口气硬硬地说。她对彩云已多少有些成见，原因是她发现彩云和世昌的关系已超过师兄妹的底线，这让她心里惴惴不安，所以将彩云有明显讨好意思的话顶了回去。

“谁说没有决定，我不是已经应下了吗？”郑浩华不满李秋云的话，他的骨子里戳着钢筋。不欺负人也不受人欺负，是他做人的准则。

“应下了也是口头的，又没有签字画押。”李秋云辩解道。

“你让我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吗？我郑浩华闯荡江湖二十年，还没有做过这种下贱的事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下贱的？你现在根本就不清楚对手是谁，贸然去斗，万一失败，戏班就完了。景宏立班已经30年了，你不在乎我在乎！”

“在座谁都知道景宏是你爹创立的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对手是谁我怎么不清楚，不就是那个姓黄的吗？他吃错了药，发神经，我怕他干吗？”

“爸，您先别激动，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”郑世昌拦住父亲，开口说道。“姓黄的背后肯定有人，他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的傻蛋。我们得罪谁了吗？”

“县党部，县政府，警察局，社会局，都送过茶水钱，他们不会找咱们麻烦的。”郑浩华掰着手指头说。

“会不会是左叔呢？”李秋云提醒道。

“左叔？”郑世昌问，“就是那个百家乐赌场的老板？”

“有可能是这个混蛋！”经李秋云提醒，郑浩华想起了左老板那张阴冷的麻脸。

“怎么惹上他了？”郑世昌主要协助父亲管戏班艺人的排练演出，对外联络是父亲一手负

责,所以不大清楚和外界打交道的事。

“前几天左叔派人来,要增加保护费,你爸没答应。”李秋云说。

“他狮子大张口,我没法答应。”

“他要多少?”郑世昌问。

“每天演出收入的一半。”郑浩华愤愤地说。“他拿走一半,戏班吃什么,喝什么?再说了,我凭什么给他保护费?谁要他保护了?有什么事情找警察局,他算干什么的?”

“太过分了!”白长起插嘴道。“姓左的不是个好东西,比狼还贪,早晚他会遭报应的。”

“长起,你话里有话,”郑世昌从白长起的话里听出弦外之音,不由追问道:“你去百家乐赌场了?”

“师兄,你想哪儿去了?我听师傅这么说,心里生气,才随口说出来的。”白长起辩解道。其实他借口外出看朋友,已去过多次赌场,而且欠了一屁股债。

“不去就好,赌场“窑子”烟馆是销骨蚀金的地方,不管挣多少钱,都不能去,也不准去。”郑浩华叮嘱道。

“师傅,二师兄知道深浅,不会做出对不起您的事。咱们还是说说怎么应付斗戏吧?”彩云说。

“是啊是啊!”白长起感激地望了彩云一眼,有些慷慨激昂地说:“要我说,咱们景宏没必要怕谁。要是连泰和递过来的招儿都不敢接,传出去,景宏还怎么在江湖上混?”

“强龙压不住地头蛇。听说左叔是虎头帮老大,连县长都不敢惹他,咱们更惹不起了。”李秋云叹口气说。

“惹不起也不用怕他,就算姓左的插手,他也不会唱戏,泰和班奈何不了我!”郑浩华对自己的戏班充满自信。

“师傅,他要使阴招帮助黄易廷呢?”彩云问。“明枪易躲,暗箭难防,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下手怎么办?”

“师妹过虑了。”白长起望着彩云说,“斗戏斗戏,斗得是戏,我们能有什么不知道的?他想下手,有机会吗?”

“长起说得对!”郑浩华说,“只要你们三个给我盯住了,怎么好看怎么演,就能抓牢观众,不管是姓黄的还是姓左的,都没机会赢咱们。”

“爸,如果真的是只在戏台上斗戏,他们必输无疑,明明知道这个结果,他们为什么还要斗戏?彩云问得好,他们一定会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下手,让我们措手不及。我赞成我妈的意见,不斗为好,或者等搞清楚后再说。”

“遇事绕着走,谁给你的毛病?”郑浩华斥责道。“像你这样,将来怎么带戏班?”





“戏班不是有您吗？”郑世昌嘟囔道。

“有我？我能带一辈子吗？”郑浩华说，“在这儿收场子后，我就打算和你妈回老家养老去了，戏班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把你和小菊的婚事办了我们就走。”李秋云补充道。

“这是不可能的！”郑世昌脱口而出，同时瞄了一眼彩云。彩云的脸色也为之一变，没有躲过白长起的眼睛。

“什么不可能？”郑浩华加重口气问，“你是不想接戏班，还是不想和小菊结婚？”

“现在不是说斗戏吗，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了？”郑世昌没有直接回答，因为他和彩云已另有约定，父母所说的两件事情他都不想接受。

“斗戏的事说完了，现在要说斗完戏以后的事。”郑浩华说。

“好啊，等斗完戏，大师兄和小菊结婚，再当班主，双喜临门，我们可要好好庆贺。”白长起说。

“就这样定了！”郑浩华拍板了。

戏班掌锣乐师瘸腿罗领来一个伙计模样的人：“班主，他说是黄老板派来的，非见您不可。”

“黄老板有何指教？”郑浩华打量着来人问。“是不是不敢斗戏了？”

“对不起，郑老板，我们老板已经把师爷和中人请到了，请您去左家祠堂一趟，把斗戏契约签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郑世昌不由站了起来。

“黄老板说，您要是害怕了，就把场子让我们走人。往后我们还是朋友，斗戏契约就不必签了。”

“我害怕？”郑浩华一拍桌子：“走！”

“郑老板真是盖世英雄！请吧！”伙计让开路。

“浩华，你不要去。”李秋云拦阻道。

回答她的是郑浩华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

郑浩华来到左家祠堂时，黄易廷、左老板和干瘦的刘师爷正在祠堂正房里喝茶。左老板起身抱拳，面带微笑，客气道：“郑老板，多日不见，您和戏班同仁都好吧？”

“多谢挂念！”郑浩华拱手算是回了礼。

“请坐吧！”左老板招呼道。“左某受黄老板之邀，来当景宏和泰和斗戏的中人，不知郑老板意下如何？”

“左老板要能一手托两家，一碗水端平，我当然无话可说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！左某绝不会偏袒哪一方的。”左老板将刘师爷推了出来：“刘师爷是久居本县的前清举人，饱读诗书，不会阿谀奉承之事，他对左某的评价应该是公正的。”

“有口皆碑，有口皆碑！”刘师爷连忙欠着身子说。

“闲话少说，郑老板，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吧？”黄易廷问。

“好！”郑浩华注意到桌案上摆着写完的契约，伸手要拿，被左老板拦住：“刘师爷，请你把斗戏契约念一遍，郑老板首肯之后再签不迟。”

刘师爷拿起契约，用公鸭嗓一本正经地念了起来：“斗戏契约。兹有景宏戏班和泰和戏班就斗戏一事，立约如下：一、双方约定两日后在侯爷府大街摆台斗戏，北台为景宏戏班，南台为泰和戏班。二、从斗戏开始，连演三夜。以每天早晨鸡叫三遍，台下观众多的一方为赢方。三局两胜。输方愿将戏班自行解散，并赔付赢方大洋一千元。三、契约一经签订，即行生效，任何一方弃演，以失败论处。以上条款为双方当事人自愿订立，立约人景宏戏班班主郑浩华，泰和戏班班主黄易廷。中人左震南，执行人刘敬儒。”他放下契约问：“各位听清楚了么？”

郑浩华正襟危坐，庄重地点点头。

黄易廷泰然自若：“很清楚！”

“有问题么？”刘师爷追问道。

“没有，我可以签。”黄易廷表示道。

“郑老板也没问题吧？”左老板问。

“印台！”郑浩华直接要按手印。

师爷把印台端放在桌案上：“请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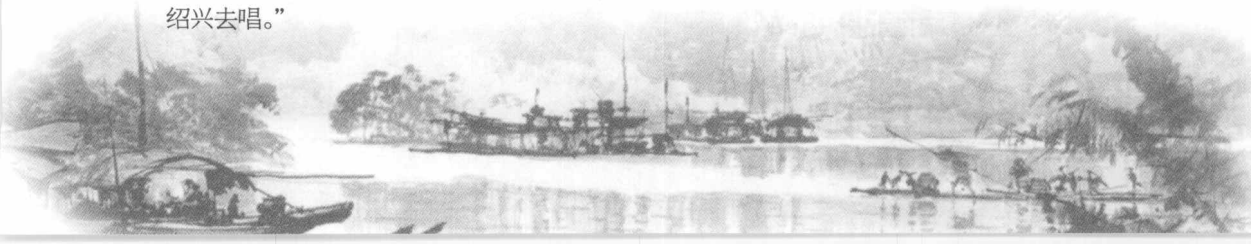
郑浩华提起衣袖，将右手拇指沾上印泥按在了契约上。

黄易廷抖抖袖子，也将指印按在契约上。

左叔挽着袖子说：“左某一向主张和为贵，无奈一山难容二虎，你们又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只好祝二位都交好运！”他用力在契约上按上了手印。

### 三

吃过晚饭，郑浩华将戏班的人集中到院子里，抖开斗戏契约，声若洪钟地宣布：“从后天晚上掌灯时分开始，我们景宏戏班要和泰和戏班斗戏。大家听好了，这次斗戏签的是生死约，就是说，谁斗输了，谁赔一千块大洋，还得散班儿。人有脸，树有皮，活着就要争口气。我们斗的不是这个场子，斗的是这口气。赢了，我郑浩华甚至可以把这个场子让给姓黄的，我们上金华、杭州、绍兴去唱。”





大家都站着不动。等了片刻，郑浩华说：“大家听我说，三天斗戏，我这样来安排：第一夜，由彩云挑大梁。”

彩云文文静静地回答：“是，师父！”

郑浩华接着说：“第二夜由世昌挑大梁。”

郑世昌举了一下拳头：“好的，爸！”

郑浩华把目光投向白长起：“最后一夜，也是压轴子的戏，由长起挑大梁！”

白长起笑道：“成，师父，我保证在第三夜天亮之前，把泰和戏班场子里的看客，全都给您拉到我们的台下来！”

“好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！”郑浩华扫视着大家说：“第三天是我郑浩华的五十大寿，我要等着姓黄的给我送个大礼！拜托各位啦！”

“班主，您放心吧！”瘸腿罗喊出了大家的心声。

“我放心，一百个放心！”郑浩华的语气忽然变缓了：“趁今天这个机会，我想告诉各位，等斗赢了戏，我就和你们的师母回老家享福去了，戏班就交给世昌了，你们要像帮衬我一样帮衬他。”

“爸，班主还是您来当吧，别交给我呀！”郑世昌当即表示反对。

“你是我儿子，不交给你我交给谁？”

“交给长起吧，他是戏班的台柱子，又是您的义子，他当最合适！”

“师兄，你不是赶鸭子上架么？再说，有你在，我怎么能当班主呢？”

“我不在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郑浩华厉声问道，“你要离开戏班？”

“彩云说她有个表姐在申城唱戏，她去信问过了，她表姐欢迎我和彩云去申城唱戏。”

“什么？你真要走？你怎么会有离开戏班的想法？景宏搁不下你了？”李秋云气愤地质问。

“我想去大城市发展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彩云！”李秋云一声断喝，把矛头指向了彩云。

彩云怯怯地应了一声：“师母！”

“是你撺掇世昌去申城的？”

“我……世昌，你跟师母说吧！”

“是我自己想去的，你们不用怪她。”

“你和彩云去申城，小菊怎么办？”小菊受委屈，等于割李秋云的心，她是不会答应的。

“你们给她找个好婆家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混账！”郑浩华突然骂道。“找什么婆家？小菊是你女人！”

“我不能娶小菊！”郑世昌口气坚决地说。

“不娶小菊，你想娶谁？”李秋云逼问。

郑世昌看了眼彩云，说出了他的心里话：“彩云！”

白长起不由惊道：“师兄，小菊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怎么能娶彩云呢？”

高小菊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，被罗瑞英看到，她气愤地质问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和彩云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我和彩云彼此相爱，我们决定结婚！”

“世昌，你不要说胡话！”李秋云走到郑世昌面前，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你和小菊的婚事在十年前就定下来了，你师叔是见了你和小菊在床前磕头定亲，才闭上眼睛走的。彩云是你从土匪手里救出来的，让她留在戏班是给她口饭吃，她是报恩才喜欢你的，你不要糊涂，她不是你的女人。”

“彩云是我女人。”

“小菊才是你的女人！”

“小菊是我妹妹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！”

高小菊挣脱开罗瑞英的手，哭着跑走了。

“世昌，反了你了！”郑浩华指着郑世昌骂道：“你给我滚！滚出戏班！”

“儿子不孝，请二老担待！”郑世昌说完向院门外走去。

“世昌，你回来！”李秋云在后面叫。郑世昌没有停下脚步，一直走了出去。

“现在是班主的家务事了，大家散了吧！”瘸腿罗说。等众人都走开了，瘸腿罗对郑浩华劝道：“班主，您不能把世昌赶走，这斗戏还指着他呢。”

“这个混账，说走就走！”

“罗师傅，麻烦您去找找他，叫他回来。”李秋云拜托道。

郑世昌站在江边，望着黑漆漆的江面，任由江风吹拂着发热的脸颊。他早就意识到，他和彩云的关系会引发一场风暴，这场风暴是他所极力避免的，避免不了也要尽力推迟。

彩云悄悄来到他的身后，抱住他，把脸贴在他结实的后背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幽幽地说：“你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起我们的事。”

“我不会撒谎。”

“可是，”彩云转到世昌面前。“斗戏的胜负关系到戏班生死存亡，你提出要跟我走，这会让师父怎么想？你救了我，师父收留了我，我在关键时刻却要拆他的台，我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人？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，我答应同小菊结婚？违背对你的誓言？”







“也许我就不该爱上你，更不该让你和我一起去申城。”

“爱没有错！去申城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愿望，共同的决定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这没什么不对。何况我让你联系你表姐的时候，我爸并没说要把戏班交给我。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我是靠父亲的呵护才站在舞台上的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。”

“算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反正我在师父、师母和小菊的眼睛里已经是，知恩不报，横刀夺爱的恶人了。你倒是应该去安慰安慰小菊。她这会儿一定是最最伤心的了。”

“什么叫横刀夺爱？我从来就没有把小菊当成自己的女人，只是把她当成一个亲妹妹。那是另一种爱，你没有夺走，也永远夺不走。我会像以前的爱护她，呵护她！”

“好了，你去看小菊吧，把你的心里话对她说说！”

“我们一起回去吧！”

“我想在江边开开嗓子，为斗戏做做准备。我万一要演砸了，可真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！”郑世昌离开了江边。彩云对着江面练起了嗓子。她正练着，白长起却突然来了。

“彩云！”

“长起师兄？”彩云怔了一下。“你也来练功了？”

“我来找你！”

“找我？有事吗？”

白长起突然抓住彩云的两只胳膊。

彩云一惊：“干什么？”

白长起用力把彩云抱在怀里：“彩云，我要你！”

彩云用力推开白长起：“长起师兄，你不能这样！”

“彩云！最爱你的人是我！你是我惟一爱过的女人！郑世昌这算什么？小菊父亲临死前把小菊托付给他了。现在，他竟然见异思迁，另寻新欢，夺走了我的爱！”

“长起师兄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们之间除了师兄妹情，不会有别的感情！你爱错了人！”说完彩云就走了。

郑世昌轻叹一口气，进了戏台场子。明亮的月光将银辉洒满戏台，高小菊抱着双膝坐在台口，下巴放在膝头上，像只无家的小猫。郑世昌走过来，坐在她旁边：“小菊，哥对不住你，你想哭，想骂，想打都行。”

“哥，你真要跟彩云姐走吗？”高小菊一动不动地问。

“等把戏斗赢了之后，我们就走。”

“你真的不要我了？”高小菊的眼泪跟着流了下来。